



生态家园的 世纪呼唤

戴吉坤

近些年，当漫漫黄沙屡袭北京、西安等大城市的时候，人们不禁惊呼“狼来了”！城市尚且如此，生活在沙尘暴源头的生灵又该如何？！

在毛乌素沙漠南缘，在泥沙混杂的黄土高坡，在沟壑纵横的丘陵区，陕北也从未有过如此强烈的生态恐慌。这里的每一树绿枝，每一簇新叶，每一个生灵，都面临严峻的挑战。

响应国家伟大号召，1999年延安率先大规模实施退耕还林草，至2002年退耕面积已达1478.43万亩。陕北开始变绿了，部分地区的生态发生了很大变化。面对来之不易的局面，人们开始思考一个重大的课题，那就是退耕还林如何“退得下，稳得住，不反弹”。国家的政策是每造一亩林草，国家补助5~8年。那么，5~8年之后呢？

生存的追问

2002年12月，我们来到米脂县高渠乡高西沟村，在这里找到了初步答案。

当时，米脂的最低气温在零下10度左右。萧瑟的隆冬掩盖了黄土高坡的生机与活力。但是，在高西沟村，放眼望去，映入眼帘的是被青松染绿的群山和清清潭水。面对这块“宝地”，或许你会大惑不解，但正是它，向世人展示着高西沟几代人半个世纪建设生态家园的艰苦探索。

已经74岁的第一任村支书高祖玉说，高西沟能有今天全是逼出来的。50年前，总面积4平方公里的高西沟，丘陵起伏，沟壑纵横，460口人分布在40架山和21条沟里，当初村上没有一亩林，没有成片草。“山上光秃秃，沟底乱石头。三天不下雨，旱得人发愁。小雨满坡流，大雨冲成沟。年年遭灾害，十年九不收”就是当时的真实写照。

解放后，高西沟村曾经集中全村劳力修水坝，渴望把泥水留在村里。1951年，全村30多个劳力



干了50多天，在大银山沟打起了2座大坝，但由于上面的山坡没有治理，一场暴雨过后，沟两旁坡面被洪水冲开条条集流槽，洪水裹着泥沙往下滑塌。先是沟掌的那座大坝被洪水全部端走。继而，沟口的另一座坝，也被冲开了老大的缺口，30多人近两个月的辛劳打了“水漂”。

1952年，村民们又在阳石塔沟打了一座大坝，也同样被洪水冲垮。之后，他们在安桥土焉栽了一些树，但由于干旱缺水，管护不力，不长时间也成了昨日黄花。费尽心机修出的几亩梯田，也多被洪水冲毁……接连的打击，让村民们终于悟出一个道理：先治山，后才能固水。

从“三三制”到“四个一”

高西沟人从失败的教训中幡然醒悟，他们意识到“没有良好的生态作保证，在陕北黄土丘陵要建成高产良田，无疑是缘木求鱼。宜粮则粮，宜林则林，宜牧则牧，遵循客观规律才是唯一出路。

于是，村上因地制宜地制定出山上缓坡修梯田，沟里淤地打坝堰，高山远山森林山，近村阳坡建果园，弃耕坡地种牧草，陡坡烂土种柠条的科学规划。之后，每年依照计划进行平地改土，造林种草，终于使高西沟逐步跳出了广种薄收的恶性循环。

六十年代末，米脂县城的临近村曾栽种过少量油松苗，但没有成功，松苗几乎全部枯死。高西沟却大胆实践，在总结他人经验教训的基础上，在马鞍梁上试验性地栽了2亩油松，没料想成活率在60%以上。从希望中找回信心的高西沟人，在生产中逐步摸索出偏早起苗、冻土移栽、保护土团完整等栽植经验及掏钵、浇水、

覆土、踩踏等一整套具体方法。村民自豪地说：“没有栽不活的树，只有下不到的功夫”。高西沟七十年代初栽植的7万多株油松成为今天独特的风景。

就这样一直到1978年，高西沟已有粮田1070亩，林地1250亩，草地1000亩，大家畜80多头，猪300多头，羊600多只。农林牧用地大体各占1/3，“三三制”基本形成。

在当时，高西沟平均每人有2亩基本良田、2亩林、2亩草和2头（只）大家畜。形成的产业链是1000亩草地每年产草约125万公斤，给牲畜提供了比较充足的饲草；1000头（只）家畜，1年可积圈肥210多万公斤。1年中果品、油料、毛皮、肉、蛋等林牧业收入达3万多元。不管天旱、雨涝，每年粮食总产都在40万斤以上，比以前增长5倍，单产增长8倍，全村人均占有粮食600公斤左右。

不久前，林业厅副厅长郝福财实地考察后，对高西沟的做法大加赞赏：“从高西沟的经验看，生态的改善是解决贫困的唯一出路。有了退耕还林草这个基础才能实现农民增收、经济发展。”

高西沟所走过的道路与50年后的退耕还林草不谋而合，而它的意义又远非这些。米脂县县长张雁冰说：“高西沟不仅是退耕还林草的先行者，而且回答了今天退耕还林草工作中正在积极探索的“退得下、稳得住、不反弹”这个政府和农民都极为关心的长远问题。

基于此，米脂县政府专门发出通知，加强高西沟的示范引导作用。并于2001年在全县提出“四个一”的建设目标，计划经过五年





的奋斗，达到全县农民人均拥有1亩高标准农田、1亩经济林、1亩优质草和1只优良品种羊。

问渠哪得清如许 为有源头活水来

现任村支书姜良彪说：“退耕还林工程的实施，给高西沟带来了一次超前发展的机遇。现在我们可以聚精会神地建设一个集约自给型农业、保护效益型林业、商品致富型牧业的新型农村。”

高西沟村按照舍饲养殖的要求，目前已盖起固定羊舍，计划发展60个重点养羊户，每户至少养羊20只。为保证1200多只羊有充足的饲草，村上在原先保留的300亩草地的基础上，又发展草场1000亩，同时对山上的成片果园进行了高接换头，并新栽200亩大扁杏，发展果园160亩，使全村人均拥有1亩优良品种家庭果园。同时村上在坝地栽种大垄沟红薯和地膜绿豆，经济效益明显增加。

科学的种植技术加上精细的耕作，即使在去年持续几个月的干旱情况下，高西沟的高效农业仍然夺得高产。大垄沟红薯亩产达0.65万公斤，按当时市价每公斤0.4元计算，每亩收入2600元；地膜绿豆亩产100多公斤，比传统种法每亩增值100多元。

逐步富起来的村民已用上了自来水，通过沼气用电外，发展大棚生态农业，全村电话基本普及。常年在外跑生意的村民高乃柱，一年收入2万多元，房屋装修得跟城里人家一样。在他的带动下，其他村民也一起跑市场，把村里的土特产运出去。

高西沟的经验在今天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。在陕北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，生态十分脆弱，加之生态与农民生产生活的矛盾，存在着争土地而不惜牺牲生态为代价，一些地方出现了年年造林不见林。同时，长期形成的广种薄收、粗放式经

营，使生态进一步恶化。国家适时进行的退耕还林草工程虽然初见成效，这仅仅是一个外因，要解决长期发展的问题，只有走可持续发展的路子才能实现山常青，水长流。高西沟半个世纪的有效探索，为我们呈现了一个生态家园的真实范本，它也告诉我们在退耕还林工程中坚持生态优先，综合治理，全面发展，十个、几十个、几百个高西沟就会“水到渠成”，生态家园的渴望和理想就能够实现，陕北处处赛江南的那一天就不会太遥远。

站在高西沟的山梁上，使人无不为这里发生的故事而浮想联翩。“今日高西沟，水变青山变绿，电灯电话自来水，生活过得乐悠悠。”面对巨大的变迁，村民高治才情不自禁地放开嗓子唱起了信天游。粗犷的陕北调子在激情的演绎下，唱出一片阳光，听出一股暖流。

